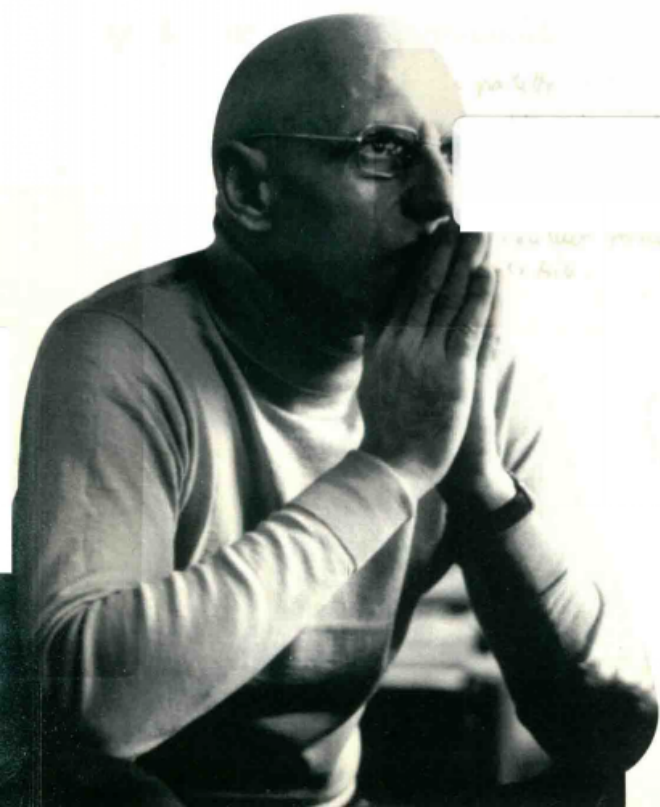


福柯传

王辉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福柯传

王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传 / 王辉著.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0.6
ISBN 978-7-5680-6246-6

I. ①福… II. ①王… III. ①福柯 (Foucault, Michel 1926-1984)
—传记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096029号

福柯传

Fuke Zhuan

王 辉 著

策划编辑: 闫丽娜

责任编辑: 康 艳

封面设计: 李彦生

责任校对: 张会军

责任监印: 朱 玢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电话: (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印 刷: 武汉科源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7千字

版 次: 202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Preface

1918年11月，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场战争的破坏力巨大，给原本自信的欧洲文明以致命的打击，老帝国土崩瓦解，新国家也锋芒不再。启蒙的解放精神和物质文明的空前发展，都未能使人类避免灾难，反倒加速了它的到来。世界历史的悲剧之后，不是闹剧，而是更大的悲剧。此后波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惨烈空前，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文明以自我毁灭的方式为人类敲响警钟。至此，所有积极的、昂扬的和乐观的思想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失望的、绝望的认识和悲观的、崩塌的价值观。知识精英对人类的前途不再如以前那样充满信心。人类的尊严——作为人类以自豪的人性——在战争和杀戮中被销蚀殆尽。整个20世纪的上半叶都沉浸在这种恐怖的阴霾和衰败的死气之中，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人类营建着自己的现代性。

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与人心一道，在战争的废墟中缓慢地重建着，然而却永远无法回到一战前的黄金岁月。美苏的两极格局牵引着此后所有事件的发展方向，世界直到今天依然受其影响。对世界大战的忌惮、两极之间军力的均势，区域冲突的频发以及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都吊诡地给人类带来区域的和暂时的和平。在惨痛的教训之后，所有的知识精英几乎出于本能

地开始拒斥权力的过度集中，开始捍卫少数人的权益，开始反思启蒙和现代性的缺陷，开始重新确定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在现代性的瓦砾堆下，哲学家纷纷开始重新寻找地基，试图使用新方法，重建人之为人的尊严。这是一个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改良与革命、危机与出路相互角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任何思想都将打上这种角力的烙印。

2004年6月1日，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阿兰·巴迪欧^①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了一场报告《当代法国哲学的全景》，它的英文版名称更为醒目——意译为《法国哲学的冒险》。当代法国哲学的发展如何可以称为一场冒险？何以欧洲悠久的传统和广袤的土地上产出了一个被现代化了的、无处安身的躁动灵魂？而福柯的思考又当如何看待？

阿兰·巴迪欧说，哲学虽然考察的是抽象对象，但哲学的产生却只能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因而，哲学既是最普遍的，又是最具体的。产生哲学思想的具体性被称为特定的“哲学时刻”，它的特点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段内，创造性思想层出不穷，思想大师群星璀璨，比如古希腊时期从巴门尼德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再比如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阶段的时

^① Alain Badiou (1937—)，法国著名哲学家，原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授，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与乔治·阿甘本和斯拉沃热·齐泽克齐名，同为当代欧洲哲学界的重要人物。

期。而从萨特发表《存在与虚无》（1943）开始到德勒兹发表《什么是哲学》（1991）为止，这近五十年时间的“当代法国哲学”堪称是比肩历史的新一次“哲学时刻”。如果说上一次“哲学时刻”是德意志民族对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精神的集体呼唤，那么这一次“哲学时刻”就表现为法兰西思想界对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集中反思。法兰西思想家们对导致了两次大战的欧洲文明进程和时代病症进行了深度剖析，他们是萨特、梅洛·庞蒂、巴什拉、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德勒兹和巴迪欧。

当代法国哲学直接起源于20世纪初两种对立的思潮：柏格森主义和布伦什维格主义。前者开创了一种生命内在性的哲学，其论题涉及存在和生成的同一性，这是一种关于生命和变化的哲学。它从20世纪初的柏格森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德勒兹。后者开创了一种基于数学的概念哲学，探讨基于思想和符号的哲学形式主义之可能性。它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和拉康都对其有贡献。1978年，福柯在给老师康吉莱姆的专著《正常与病态》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说，20世纪的法国哲学可以分为以下两派：一派是关于经验、意义和主体的哲学；一派是关于知识、合理性和概念的哲学。前者是萨特和梅洛·庞蒂一派，后者是卡瓦耶斯、巴什拉和康吉莱姆一派。

显然，当代法国哲学呈现出两种特质：生命哲学和概念哲学。不过，两者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辩证的。生命与概

念的各种争论都是围绕人的主体问题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在主体问题的旗帜下，两派思潮最终实现了统一。而主体问题，正来自传统哲学中的笛卡儿，当代法国哲学诸家无疑都继承了笛卡儿哲学的衣钵，对主体性及其变种给予彻底的批判和扬弃。故此，笛卡儿的“我思”哲学成为当代法国哲学诸家的反思对象和理论起点。

巴迪欧说，当代法国哲学的思想发展表现出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引用德国哲学思想，重构概念和生存的关系。诸如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尼采等德国哲学思想资源被源源不断地引入法国，促使法国人开始重新处理生命哲学和概念哲学的矛盾。第二，对科学的重视。法国雄厚的科学史传统成为其宝贵的资源。当代法国哲学把科学视为一种创造性思想的实践过程，就如同艺术的创造性实践一样。因此，科学就不仅仅是局限在知识的领域之中作为认识论的对象，而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第三，深入社会政治活动。当代法国哲学诸家罕有不热衷政治生活，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他们试图通过政治找到概念和行动（即生存）之间的新关系。第四，从事哲学的新方法。当代法国哲学都是反哲学。他们大胆地借鉴当代艺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把哲学研究的对象拓展到绘画、音乐、戏剧、电影、摄影以及文学作品的领域之中，他们讨论的主题虽然没有变化，但是从事哲学的方式却新意频出。正是在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思考内容的催促下，当代法国哲学得以不断产生关于主体问题的新思考，发现概念与生存

的新关系。

以福柯为例，他的思想形成过程完全验证了上述特点。福柯哲学得益于海德格尔哲学和尼采哲学，同时又掌握了康吉莱姆科学史研究的方法，他本人对科学史颇有研究。福柯一生热衷社会政治，积极领导和参加街头政治运动，受到法兰西学院同事的侧目。最后，福柯最不像哲学家，因为他的研究内容完全是最新的，疯癫、监狱、性快感、自我技术等等，这与传统哲学话题看上去毫不相干。显然，福柯的思考堪称这一冒险旅程中不可不提的奇遇。

按照德勒兹的说法，福柯的世纪已经到来。福柯的影响跨越了学科的藩篱，遍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其早期思想消解主体，提出人之死；晚期思想又回归主体，大谈伦理效应，被视为古典德性伦理的现代复兴。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福柯的思想，一生多变，光怪陆离。他思想犀利，妙笔生花。这些迷人的外表掩盖了对他思想来源本身的追问。本书试图从思想史角度，考察福柯的生平经历。虽然以思想史为考察背景，但更多的则是试图从福柯的生活、工作和经历入手，来揭示他自己走过的路。他的人生旅途本身就是其思想轨迹的一部分。

参照福柯生平中的三个“时刻”，本书分为以下三部分内容。这些断裂点标示出某种不连续性。第一部分主要梳理他的成长阶段（1926—1954）。从其出生、少年、青年到大学毕业，拿到实验心理学执照为止。这个阶段是福柯个人及其思想的成长阶段。这个时期的福柯，从外乡普瓦捷来到巴黎，流连

于黑格尔、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研究。第二阶段是福柯哲学思想的成熟期（1955—1970）。这期间福柯是一个不安分的哲学浪子，以梦为马，浪迹天涯。从北欧到北非，从华沙到万森，他都留下了足迹。他的人生轨迹也伴随着他的思想轨迹，逐渐显明。他出版《古典时代疯癫史》，获得博士学位，发表《词与物》^①。他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最终在巴黎安定下来。第三个阶段是法兰西学院时期（1970—1984）。在这个阶段，福柯以体制内的身份反思和批判权力机制。历年的法兰西学院讲稿记录了他的沉淀和思考。而于日本、巴西和美国的讲学则记录了他对既有思考的突破。福柯晚年一直撰写的专著《性经验史》成为其思想的最后总结。与此同时，他重提康德启蒙问题、试图复兴希腊化修身功夫，从一个颠覆传统、特立独行的后现代“浪子”转变为一个回到主体、回到古典与传统，回到作为艺术品之生活的“真实的人”。

当代法国哲学的冒险，是在继续推进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和批判，简单地说，传统的哲学整体上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它的特点即以超越论作为普遍性观念的基础，这种思路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史。然后，现代哲学，尤其二战之后的法国哲学，主动继承了康德哲学的启蒙和批判维度，开始从更深层次上修正传统哲学的超越论设定，把哲学的前提设定在人类的有限性经验之上，以此为基础和起点，全方位地推进思考与实

① 全名为《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以下简称《词与物》。

践，哲学家们试图在海德格尔称之为深渊的地方发现不同位面的世外桃源。冒险即是奇遇。

福柯晚年接受采访时说，他的永恒问题是：“人类主体如何进入真理游戏之中。”在当代法国哲学解构了传统的超越性“主体”和符合论“真理”后，也即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后，依然有“无意识”主体的问题，依然有作为游戏的真理问题，依然有我如何进入真理的问题存在。福柯选择的是“内在性”的思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稿《主体解释学》中，福柯称他的研究为关于主体的内在性形式研究，人是一个“经验-超验的对子”，要追问“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在上一个“哲学时刻”，批判哲学是通过批判来寻找认识客体的条件与界限，而在这一个“哲学时刻”，福柯赋予康德的“批判”以新意，通过“关心自己”（*epimeleia heauton*）把自我当成一个问题来追问，考察自我在进入和获得真理过程中的每一个转变。“这种批判（不是超验的），而是谱系学的，意味着其并不是从我们所是的形式来推断什么是我们所不可能做的或什么是我们认识之物，而是从致使我们是我们所是的偶然性中提取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们所是、所做或所思的可能性。”^①这便是福柯所汲汲以求的“精神性”。

在当代法国哲学的全景之中，福柯显得特立独行，更具冒

① 福柯，《什么是启蒙》，见顾嘉琛译《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第539页。

险家的特质。他成长于富裕之家，获得了精英的教育，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明星，拥有令人羡慕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但是他更激进，更颠覆，更放浪形骸。他是一个矛盾的人，却不是一个分裂的人。他深刻揭示了权力的机制问题，知识与权力的交互关联，他为一切他者代言，奋不顾身追求正义，执着于生存与真理的新伦理。他的思想和生活昭示出一个哲学冒险家的终极使命。思不可思之思，在不可在之在，这正是福柯哲学的魅力所在。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布尔乔亚少年（1926—1954）

- 一、故乡普瓦捷 //002
- 二、外省青年在巴黎 //011
- 三、考取巴黎高师 //019
- 四、巴黎高师的师友 //025
- 五、哲学家的朋友 //033
- 六、心理学研究与拉康时代 //050

第二章 哲学浪子（1955—1970）

- 一、北欧与中欧的游历 //062
- 二、博士论文完成时 //073
- 三、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082
- 四、在克莱蒙-费朗的日子 //091
- 五、《词与物》的诞生 //101
- 六、从突尼斯到万森 //109

第三章

法兰西学院教授（1970—1984）

一、“系统思想史”的新教席 //126

二、对监狱的批判性考察 //170

三、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179

四、世界性的学术影响 //188

五、性经验史 //206

六、启蒙问题的再思考 //219

尾声：哲人其萎，谁是福柯？ //225

福柯年谱表 //231

1926
—
1954

第一章 布尔乔亚少年

一、故乡普瓦捷

1. 保罗-米歇尔·福柯

1926年10月15日。法国。普瓦捷。

福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外省医生世家。在福柯家族中，祖父名叫保罗·福柯，父亲名叫保罗·福柯，对于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自然应遵从这个传统，也叫作保罗·福柯。他的外祖父是普瓦捷的一名外科医生，福柯的母亲虽然没有继承父业，但是嫁给了当地一名有名的外科医生。年轻的保罗·福柯夫妇住在靠近市中心的宽敞住宅中。娘家在二十公里外的布瓦图还有一处高级花园式住宅，人称“城堡”。福柯的父亲在普瓦捷城中的两个诊所坐诊，远近闻名。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家境殷实。福柯夫妇育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弗朗西娜，儿子保罗·福柯，还有德尼。福柯出生后，唯一让女主人福柯夫人不满意的是，她试图摆脱丈夫家族的命名传统，但是她的儿子却必须叫保罗，为此她在保罗后面先加上连字符，再加了一个名字米歇尔。这样一来，儿子保罗·福柯的全名就是保罗-米歇尔·福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福柯懂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自称米歇尔，虽然全家人依然叫他保罗-米歇尔。保罗是一个宗教意味太强的名字，不由得让人想到那个使基督教遍及天下的使徒保罗，而福柯则是这个家族赖以传承的姓氏。无论是保罗，还是福柯，都承载了太多的传统与历史，福柯试图从其羁绊中摆脱出来。所以，他后来的名字就成为米歇

尔·福柯。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宗教在家族中的微妙影响。福柯自己坦承，天主教对他们家的影响不大，他的家人基本上是反教会的。虽然出于对传统的尊重，他们周末都要去市中心的圣·波尔歇尔教堂做礼拜，外祖母也经常带着三个孩子去教堂，而且小福柯还曾加入儿童唱诗班，但是考虑到福柯的家人多从事与医生相关的职业，显然科学的和无神论的思想在他们的观念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们一方面尊重传统，另一方面尊重科学。

童年的保罗-米歇尔一直缠着比自己大15个月的姐姐。当姐姐到了上学的年龄，开始进入普瓦捷当地的亨利四世学校儿童班就读时，他依然不愿与姐姐分开。无奈之下，老师给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福柯可以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拿彩色铅笔画画，等着姐姐弗朗西娜。所以，福柯不到法定入学年龄，就开始上学了，因而他的儿童班上了两年。后面一切就顺利起来。1932年，福柯进小学班，1936年进中学班，1940年，他离开了亨利四世学校，转学到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不过，这次转学事件给福柯的青春成长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这一部分内容后面还会提到。

福柯是一个早慧的孩子。1940年之前的学校生活对他来说可谓一帆风顺。他的法语、历史、希腊语和拉丁语成绩非常出色，数学稍微差些，但是也能年年获得“优秀”，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而随着二战战事的推进，普瓦捷必须接收来自巴黎的逃难者，亨利四世学校也腾出地方来安置巴黎小学和中学转来的学生和老师。班级和老师重新配置和整合，福柯之前的榜首地位，逐渐被有着更好教育背景的巴黎同学所取代，这让他坐立不安、沮丧不已。这是一个典型的优秀学生遭遇激烈竞争而学业受挫的故事。

当然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2. 转入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学习

学校的法语老师居约先生对福柯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使这个原来老师眼

中的好学生一下子失去了自信心。居约先生是一位坚定的激进派，狂热的第三共和国分子，他对来自巴黎富人区的孩子、贵族子弟和中产阶层家庭的小孩都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轻蔑与冷漠。福柯这个来自普瓦捷外科医生家庭的布尔乔亚少年，自然也成了他憎恶和发泄仇恨的对象。年少的保罗-米歇尔·福柯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以前的优越感完全丧失，信心崩溃，他的成绩也一落千丈。在那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中，除了拉丁语翻译之外，其他科目福柯都必须参加10月的补考。福柯的母亲大为震惊。当她了解了具体情况后，立即做出决定：福柯必须转学。1940年9月，福柯转入邻近的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就读。

普瓦捷有两所天主教教会办的学校，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是其中之一，另一所是圣·约瑟夫学校。声望最好的是圣·约瑟夫学校，由耶稣会主管，该校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而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由基督学校修士会主管，教学质量不如圣·约瑟夫学校。不过，圣·约瑟夫学校对学生的宗教训练方面的要求也比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更为严格。知子莫若母。福柯的母亲给儿子选择了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显然这里更适合他。于是，转学的效果迅速体现了出来。福柯的成绩迅速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他的法语、历史、希腊语和英语又开始获得“优秀”。在课堂知识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时，他的“触角”必须伸向课堂之外。普瓦捷当地有一个知名的人士——埃格兰修士。他是当地昂热神学院的教师，也是音乐评论人、专栏作家，故而私人藏书非常丰富。福柯和他的朋友皮埃尔·里维尔经常来埃格兰修士家借书看，主要是历史和哲学书。埃格兰修士的图书室对充满好奇心、如饥似渴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福柯自幼就对历史非常感兴趣，12岁时就能给自己的姐姐和弟弟讲历史了。后来，他更加如鱼得水，因为他遇到了一位优秀的历史老师，蒙沙贝尔神父。此人学识渊博，脾气古怪。但福柯的母亲回忆说，此人是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对福柯产生影响的唯一一位老师。他使福柯对历史的兴趣更加浓厚，福柯开始读雅克·德·班维尔的《法国史》。他的历史课基本上就是讲给福柯一